



# 是茶叶就注定“漂泊”



每年清明至谷雨间,新焙制的茶叶会离开乡土,汇成绿色的河流,流进城市。于是,这个季节属于茶叶,叫茶季。茶季里,人们看茶、买茶、品茶、论茶。在心里把茶事放在第一位,其他的一切都退居幕后。

茶对中国人来说,是个温暖的词。它是中国人开始新一天生活的必需品。虽然,柴米油盐酱醋也代表人间烟火,但不像茶,可以入诗,可以让人们品出许多雅趣和情致。中国人对茶的感情成了一种情结。因而,对茶的认识也在代代传承中完成。

年少时,于苦涩的茶我较反感,只觉得父亲奇怪。父亲有两把心爱的紫砂壶——纯正宜

兴紫砂。一把上面刻着“客来茶当酒,犹味此中求”,另一把上面刻着“陆羽高风、陶潜逸兴”的字样。父亲饮茶时,壶就成了茶具,父亲不饮,壶又成了玩具。最终,茶壶是父亲一生的道具。父亲读过多年的书,有一种读书人的悲世情怀。而当人生寂寞时,父亲选择了跟茶壶对话。

他闻鸡即起,泡一壶茶,或写诗作文,或对窗独坐,或若有所思地等待日落。每到茶季,父亲比平常要忙碌些。茶壶口“吱吱”的声音传达出父亲的兴奋。父亲只在饮茶时兴奋,他最后的人生滋味只剩下茶了。茶是苦涩的知音,它以这种特质进入一个人的生活,以暗示和契合

的方式,通畅了人对于世间万象许多理解上的障碍。

确实,当茶叶一片片地打开,在水中沉浮时,读苦雨老人的《喝茶》、《关于苦茶》、《吃茶》、《煎茶》,会体会出一种散淡的润物情致。讲究茶道与喝茶,纷攘的名利如烟云浮过眼眸,淡化了世间种种矛盾、争执、冲突,少了些许浮躁,眼光也随之柔和。“喝茶当于瓦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不能说是文人的矫情,实在是茶提升了人生之境。年少时,有许多人生之境是难以体会的。董桥说,人过中年饮的是下午茶。多么好的比喻,诸多况味被很感性地道出。将茶作为人生比喻,是恰当不过的生活修辞。

每至茶季,喝茶是我每天的功课。此地茶虽好却令我常常怀念起故乡。故乡产的茶有一种淡淡的焦糊味,依形状被人俗称“老鼠屎”,不雅却形象。质和形都不属上乘,但令我想起一段生活。一双双在绿色背景上翻覆如蝶飞的揉萁之手,制茶的夜晚乡人们为解乏吟唱的山歌,那气息、那情景,沁人肺腑,烙在心头,任多年过去,稍一点,一切画面就都鲜活起来。因而就常常想,如若留在故乡,我会被它们滋养一辈子,过着朴素而简单的生活。也可能如一棵茶树,摇晃在山风里,活出永生永世的绿意。

在茶季里回乡,我的双眼是咸涩而潮湿的。山坡上一排排绿意盎然的茶树,弓着身子,优美而虔诚的姿态。风低低地吹过山冈,茶叶在挥手与茶树告别。世间的茶树都坚守家园,而茶叶却注定要在外“漂泊”,流落他乡……

(据天津网)



## 茶禅之红尘之外有茶香

茶道与佛教文化的大兴几乎是同时。在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朝代唐代,繁荣的经济、强盛的国力、开放的眼界为各种文化提供了发展的机遇,而佛、茶之道更是在此时得到滋养,并相互交融。茶道借佛教赋予茶事过程庄重肃穆的仪式感,这使得之前作为解渴除腻之饮料的茶饮提升了形而上意义的层面。清心寡欲而又博学多才的僧人,也是茶道文化生存发展的最好土壤,从僧团推广开来的茶道得到当时皇家的认可。

对于僧人来说,茶也是必不可少的。寺院里规矩严苛的“吃茶”、“煎点”仪式,也为僧人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严谨、专注的气息。在清苦而漫长的修行历程中,茶可以清神思,可以解困乏,在冷寂的冬夜,一碗清香温暖的热茶,不仅滋养了禅者的慧身,对于人心,也是一种慰藉。

总之,茶道中,不可不说佛道,茶亦不离佛道。在茶文化的成形、推广过程中,僧人这个群体功不可没。年代久远,大部分茶僧的生平已做传奇说,但其中亦有弥足珍贵的历史痕迹,让我们一一结识它们。

公元前53年,普通山民吴理真在拾柴时偶然发现野生茶叶精神解毒的功能,于是在蒙顶山上首辟茶园,种下七株茶树。清代《名山志》记载,这七株茶树“二千年不枯不长,其茶叶细而长,味甘而清,色黄而碧,杯中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四川通志》卷四十四记:“汉时名山县十五里蒙山甘露寺祖师吴理真,修活民之行,种茶蒙顶。”(诗诗)

## 如歌行板——茶味人生

喜欢喝茶,特别是海南的白沙绿茶。在小书房里捧一本书,细细品味纸上风云。再起身为自己泡上一杯清淡的早春绿茶,看碧绿的茶叶在清澈通透的玻璃杯间,慢慢舒展若花苞般待放,仿佛有一种“心境如针落成雷”的易趣。

一杯茶可以穿透人生,让你看到生命素雅的本质。

海口是一个很休闲、淡雅的城市,最大的特色就是茶馆多,有茶坊、茶社、老爸茶。一壶茶,海口人可以在里面天马行空的待上半天。看到这些喝茶的人我不禁想起《红楼梦》里那冰清玉洁的槛外人妙玉的一句“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那么在茶馆里的人,有多少人是在品茶,又有多少人是在“牛饮”?

喝茶,讲究的是心境,更多的是一种对茶的玩味与赏析,一种心情,一种景致,似在椰林海边,看天高云淡,听风声涛声,一杯清茶,几个知己,把茶思化为缕缕清香,茶的意趣就出来了。或是“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的意境。微雪清寒的夜晚,有客踏雪来访,铲雪融水,发火煮茶,即使那时相对无言,舍外雪压寒枝,数点梅花映窗,又是另一种静坐喝茶的情趣。

当然,品茶的最高境界无疑是《红楼梦》里“栊翠庵茶品梅花雪”的一段:黛玉因问:“这也是旧年落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个大俗人,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很难体会用那梅花瓣上雪水埋在地下五年泡出的这壶茶是怎么样的滋味,但我想一定是格外清静,清静在拂手送盏的眉宇指间,清高脱俗、赏心悦目。

由梅花和饮茶,想起了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的一件趣事。有一次茶会,丰臣秀吉成心要给千利休出难题。他派人找来一个铁盘子,里面盛满水,然后拿了一枝梅花,让千利休当众表演插花。千利休神情严肃而悲哀,将那在一个冬天刚刚爆发出生命的美丽的梅花拿在手里,将花朵和花苞撕下,随意飘落在铁盘里的

水面上,之后,将梅花枝斜搭在盘子上。在座的人一时间目瞪口呆,为千利休创造的美所窒息。

我想,这应该就是人们常说的技能臻于极致就是道了吧,达于道者,一举一动无不是技艺之巅峰。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能轻松地把一个难题化为美的极致,让来参加茶会的人超脱世俗,进入洁心净身的境界。难怪千利休在晚年阐释“和、敬、清、寂”的茶道精神时说:饮茶没有特别神秘之处,把炭放进炉子里,等水开到适当程度,加上茶叶使其产生适当的味道。按照花的生长情形,把花插在瓶子里。在夏天的时候使人想到凉爽,在冬天的时候使人想到温暖,没有别的秘密。

和妙玉复杂、高难度的品茶要求比起来,千利休的明显要简单的多。其实喝茶说到底就是一种简单的动作、一种单纯的生活,虽然茶可以有许多知识学问,比如说要讲究环境、气氛、有没有音乐、冲泡技巧以及与人共品茗等,还要注重茶的色香味,讲究水质茶具,但在喝的动作上,千利休却把它还原到非常单纯有力的风格,超越了知识与学问,而你却完全可以通过心灵去体会,通过简单的品茗来修身养性、品味人生,达到精神上的享受。

(据《海南日报》)



## 喝茶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从远在四千年前的“神农尝百草,一日遇毒七十二,得茶而解之”,茶就开始走进了人类的生活。人们尚茶成风,茶成为人家一日不可无之物。饮茶使人心静,令人淡泊。

唐代陆羽对茶文化造诣颇深,被奉为茶神,他所撰写的《茶经》是最早关于论茶的专门著作。唐朝时对茶叶的档次已有明显区分,“盖茶味虽均,其精者在嫩芽”。品茶在唐朝已经颇为讲究,煎茶的水,《茶经》指出“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饮茶器具当时也很精致。

早采为茶,晚采者为茗。虽茗为茶通称,但古时采得早的茶叶较嫩,采得晚的较老称之茗。乌龙茶为半发酵,名茶为铁观音、黄金桂、武夷岩茶、白芽奇兰等。黑茶属全发酵茶,但与红茶又有所不同。制茶时在杀青、揉捻、晒干后,还要经过堆积存放的过程,称为“渥堆”,使之产生再次发酵。

喝茶是很奇妙的事情。其实导致味道不同的不是茶本身,而是外界的变化导致了不同的感觉,你拥有了怎样的心境就品尝到了怎样的茶味。人生亦然,时空转换,万物千变,唯有心灵永恒,你拥有了怎样的心境,就会品味到怎样的人生。

(和茶资讯)